

意林
轻文库



萌萌
部落
系列4



听说 萌主 未满级

TINGSHUO MENGZHU
WEIMANJI

小R/著



“听说”系列第二弹

鬼马作者小R打造的多部欢萌作品，正式升级为“听说”大系列！

小灵参久微化身可爱萌主，升级打怪事件不断！

“男神”带队，上演欢乐甜宠日常！



天山萌主久微
童颜少女芳龄千岁
一枚会行走的极品灵参



医界男神玄冥
技能满点智商爆表
一个会算计的腹黑大夫

一段蛰伏已久的记忆，
终于迎来甜美觉醒。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意林
轻文库



萌萌
部落
系列4

听说

TINGSHUO MENGZHU
WEIMANJI

萌主
未满级



小R / 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听说萌主未满级 / 小R著. --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8.7

(意林·轻文库. 萌萌部落系列)

ISBN 978-7-5585-2394-6

I. ①听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3067号

听说萌主未满级

TINGSHUO MENGZHU WEI MANJI

著 者	小 R
出 版 人	刘 刚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特约策划	师晓晖
责任编辑	吴 强 王 婷 孟健伊
图书统筹	凉小葵
特约编辑	杨 宁 张玉玲
绘 图	32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赵艳红
作家经纪	卢晓凤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400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18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0431-85678573

定 价 26.8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CONTENTS
目录



001 第一章
收服一只镇宅男神

021 第二章
传说中的山寨危机

039 第三章
萌心多甜蜜

057 第四章
不好意思，劫个狱

071 第五章
守护兽别乱来

085 第六章
小狐求亲一波三折

103 第七章
双生姐妹花

121 第八章
休想抢走师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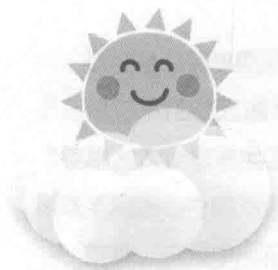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- 135 第九章
祈雨巫女多苦难
- 153 第十章
一不小心回到千年前
- 171 第十一章
我们一起回家
- 185 尾 声

- 189 番外一
种参人和小仙女
- 199 番外二
小皇子和隐世王妃
- 207 番外三
眉掌柜和小不点
- 217 后 记





第一章

收服一只 镇宅男神





三伏天的荒漠，如同炙烤中的国度。

放眼望去，是无穷尽的沙漠，仿佛滚着热浪，炙烤着脚下这片黄沙海洋。一度热闹的关内小镇，如今只留下磨蚀的残垣断壁。

许多自远方而来的商队，想要横跨这片沙海，却都不幸被埋葬于沙暴之下。即使这是人尽皆知的风蚀地带，这些年仍有人前赴后继而来。他们甘愿冒险，只因觊觎着深藏在黄沙深处的巨大宝库——穆族皇陵。

没有人知道皇陵准确的入口方向，传言在风来镇旧址以南，沙暴退去后会出现一幢古怪的建筑，像从沙漠底下蔓延出一角。往往想去一探庐山真面目的那些人，都有去无回。偶有诡异森冷的兽狷徘徊，据说那是深居穆族皇陵的守护兽，它凶猛暴戾，会将每个贪婪的闯墓者残忍吞食……

才怪呢！

事实上，那只传言中“凶猛暴戾”的守护兽，不仅对吃人不感兴趣，还丝毫没有尽职尽责保护皇陵的样子。

由寒冰玉石砌成的榻上，横卧着一抹慵懒的身影，柔顺如瀑的青丝垂落在他的肩上，英挺的眉宇下，是精致立体的深邃五官，他的俊美异于常人，双眸幽深如黑曜石，若仔细瞧，还能从那深邃的瞳仁里发现一弯曼妙的铂金色新月。

可谁又会相信传说中的嗜血凶兽，竟是这样俊俏优雅的公子郎呢？

“久微，再往左一点儿。”一道酥软磁性的声音幽幽响起。

身后的娇小身影立马将双手移至他的左肩，稍加力度，伴随着狗腿般的甜美笑容，问道：“力道还可以吗，云哥？”

男子点了点头，舒服地半眯着眸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：“为兄饿了。”

久微立马端起一旁的托盘，毕恭毕敬地朝那薄唇送来珍珠。晶莹透亮的珍珠被他一口咬得粉碎，轻易得像咬碎一颗糖球。

骨节分明的大掌轻轻一扬，挥退久微再次喂食的珠宝，又是一道嘱咐：“久微，为兄渴了。”

“得令，马上来。”话音刚落，小小的身影立马消失在青铜门外。随后一刻钟不到，她又抱着一只玉壶“咚咚咚”地跑来，将泉水送到懒洋洋的男人面前。

这就是白慕风刚从宝库外回来看见的情景。

他忍不住皱起眉头，拦下了久微，并夺去她手中的茶杯，亲自送到男子面前：“貔貅大人，您使唤了我们几日，也该心满意足，可以放我们离开了吧？”他的语气里毫不掩饰心中的不满。

貔貅，古籍中所记载的一种凶猛瑞兽。

古往今来，貔貅皆有纳食四方之财的寓意，不仅能赶走厄运、招财纳福，还是上至君王、下至百姓所钟爱的镇宅神兽。它们喜爱富有财气的地脉，据说但凡有貔貅出没的地方，将会降临福祉，可以说是一块宝地的吉祥象征。

然而，这位神兽大人却与貔貅爱财的习性背道而驰。在这样阴暗森冷的皇陵里当镇宅神兽，别说是聚拢财气了，带有晦气的人葬品根本吸引不来任何一只貔貅，他也从未听说过有哪只貔貅会喜欢到墓地觅食。

烈云大概就是那个特例。

面对白慕风委婉的询问，烈云终于抬眼看向他，露出浅笑，不咸不淡地反驳道：“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从未阻拦过你们离开，你们若是想走，直接走便是。”

问题就是他们走不了呀！

这皇陵宝库被设下了结界，寻常妖物无法入内，而一旦进入，又无法轻易离开，比曾经囚禁沈梦雨的结界更难破解，足见布下结界的人法术有多么高强。

他们一不图财，二不图八卦，闯入皇陵纯属意外。况且，久微与这位神兽大人还是旧识，于情于理，也该送他们离开此地，而不是被当作仆人使唤困在这里吧？

至于为何会被困在这里，还得从几日前，他们误打误撞来到皇陵宝库时说起。

私闯穆族皇陵的人中不乏盗宝者，多是冲穆族先祖的人葬品而来，据说，这些墓葬品是穆族先王生前四处征战所得的战利品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

然而误闯此地的久微和白慕风，却对宝藏丝毫不感兴趣，一心只想着离开皇陵。可就在他们即将走出皇陵时，久微却误踩机关，导致两个人坠落到皇陵底层的秘密宝库中去了。

久微始终不知道，底层宝库的机关究竟是她无意间触发，还是冥冥之中有人在操纵着这一切。除了从上方跌落的窄小暗道，底层四面皆是坚实的墙壁，一扇朝西的青铜大门更是紧紧关闭着。久微试图用法术从原路回去，但通道口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挡着，形成一个结界，将他们困在其中。

“这皇陵也是藏得有够隐秘，连宝库都设在机关之下。难怪这么多年过去，从未

听说过有人找到穆族皇陵。”久微试探着敲了敲铜门，却只能听到一声声闷响。

“穆族皇陵一直是传说中的隐陵，也许初代穆王并不想让人发现墓室，扰他安宁。我曾听说穆王让人在陵墓中修建了多处机关，看来要进入墓中盗宝且全身而退，并非易事。”白慕风拉下她胡乱触碰的小手，取笑她说，“还是我来吧，省得你又误按了什么奇怪的机关。”

久微鼓了鼓腮帮子，反驳道：“我只是一时失误嘛。”

比起久微那漫无目的的摸索，白慕风要显得老练多了。他一会儿伸手摸摸铜门上凹凸的纹路，一会儿又沿着门墙摸索，终于摸到一块略高于墙砖的石块。他施力按压下去，然而石室内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

久微见状，满脸失望地说：“难道这机关也是障眼法？”说着，脚下突然踢到了什么东西，她“哇”的一声，一个激灵躲到了白慕风身后，瑟瑟发抖地指着脚下说：“地……地上有东西。”

看见紧揪住他衣服的双手，白慕风不禁哑然失笑。他从行装中取出火折子，点燃后往地面照了照，发现久微所说的不明异物竟是一具白骨。

“别怕，只是些残骸。”

“什么？该不会是来盗宝的人……”久微捂住惊讶的嘴，从他身后探出头来，好奇地看了一眼地面。

借着火光，白慕风查看了一下四周，最后得出结论：“也许，这密室本就没有出路。宝库看似与这里相连，事实上也有可能是造墓者设计的陷阱，目的就是为了让盗宝的亡命之徒。”

当前最可疑的是那扇青铜门，没有开启的机关，也没有明显的钥匙孔，难道造墓者从一开始就打算让宝物与穆王长眠于地下吗？

就在两个人摸不着头脑时，那扇大门竟自己打开了，伴随着一阵刺骨的凉风，一名陌生的男子缓缓地朝他们走来。

他的周身闪烁着耀眼的金光，仿佛一颗颗坠落的星辰。

在密闭的宝库中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已是奇怪至极，更何况那男子的嘴里还衔着半块金条。

在两个人惊诧的眼神中，他慢条斯理地吃掉金条，随后像拍掉手中的食物碎屑一般拍了拍手，抬起眼，语气不太和善：“来者何人？竟敢私闯宝库重地！”

白慕风将目瞪口呆的久微护在身后，毕恭毕敬道：“我们是因为躲避追捕才无意间闯入此地，如今只想赶紧找到出口离开这里，不知这位公子是否知道离开这里的方法？”

男子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解释，只冷笑道：“这‘无意’也未免太过巧合，竟让你们轻易找到了皇陵中最重要的宝库所在地，你当秘道里的障碍都是摆设吗？”他说着，施法在指尖凝出一支冰矢，甩向两个人，速度之快，几乎让人来不及躲避。

白慕风一把搂过久微滚向后方，仍是慢了半步，冰矢擦过他的手臂，在上面划开了一道血口。

待男子收手，久微立马从地面上爬了起来，她拉过白慕风的手臂一看，发现那里已经添上了染有血迹的新痕。

白慕风扶着受伤的右臂安慰她说：“没事，不过流了点儿血而已。”话音刚落，便觉肩膀上传来一阵刺痛，原是久微掀开了他的衣襟。

他的手臂前不久才脱臼过，因为这次撞击，伤势又严重了不少。

久微望着他红肿的手臂责备道：“这还叫没事？我说过，我不是凡人，可以保护自己，这种时候你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全。”

“不是凡人，莫非你是妖怪？”不知何时，男子已经走近了他们，掌心上是凝固着的细长冰锥，正散发着森然冷光，“多少来历不明的盗墓者都葬身在通往皇陵之路的黄沙下，虽说也有幸运的人踏足皇陵，但至今没有人能够找到宝库。说吧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言下之意，秘道上的沙虫都是你的杰作？”白慕风在久微的搀扶下站了起来。

男子微微一笑，不吝解答：“如此下三烂的手段，并不是我的作风。不过也多亏这些闯入皇陵的沙虫，让我免受打扰好长一段时间。”

但安宁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，沙虫不知何时突然被人歼灭，他正疑惑着皇陵内是否闯入了高人，这些不速之客就不请自来。

“作为瑞兽，我不爱杀生，但也不能放过知道皇陵秘密的人，只好让你们永远沉睡在地底下了。”他掌心上的冰锥慢慢消融，继而化作风雪，将白慕风和久微团团围住。

两个人被困于风雪中逃脱不得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久微惊叫出声。

“等等，云哥！”



二

久微只来得及吼出这一句，她用双手结起一个护盾，试图将头顶的风雪挡住，奈何风雪势大，护盾难以抵抗它的威力，久微的手臂上渐渐浮出一层白色的薄雾。

男子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困惑地挠了挠下巴：“嗯？你刚叫我什么？”

久微疲惫地跪坐在地，这一路上消耗的灵力太多，她真担心无法挺过这一次。她叹了口气，抬头望向俊美男子：“云哥，我是久微。”

不仅那个被称作为“云哥”的男子感到惊讶，连白慕风都投来了疑惑的目光。

久微顾不得解释，而是转过身，搜出了在混乱中被打掉的布包，从里面翻出了完好的金创药。又现出原形，从自己的身上折下一枝参须，混合着金疮药，敷在白慕风受伤的手臂上。

烈云看着这个身上长着参须的女子，不禁挑起了眉，这情景，他好像在哪里见过。

“小丫头，你是树妖还是参妖？”

树妖？

久微顿时哭笑不得，仅仅是几百年没见，怎么云哥的记性变得这么差？

“云哥，我是你的义妹久微，天山的灵参精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

烈云的眉头皱得更深，脑海中却突然闪过一道身影。他发出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：“莫要胡乱相称，我义妹是公认的天山小仙女，怎么会是你这种没有长开的小矮子？你是不是想骗我，好继承我的皇陵宝库？哼，你想得美！”

久微默默翻了个白眼。

“哎，等等，你突然靠这么近是要做什么？”烈云察觉到了一丝危机，紧接着，肚子上便挨了一记冷硬而又极具威力的拳头。

喀喀，感觉午膳吃的金条都快要被打出来了……

久微收回拳头，亮出随身携带的貔貅小木牌，脸上的笑容略显森冷，她眯着眼：

“那你总该记得这信物吧？”

烈云接过她递来的木牌，看了看，发现这的确是当年义结金兰时他赠予义妹的信物，上面还留有他注入的灵力。

他若有所思地捂住生疼的下腹，果然还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连打人的力度都分毫不差，绝对是他的义妹久微无误了。

他却又很是不解：“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”

记忆中，他的义妹堪比天庭七仙女，那甜美可人气质脱俗的美貌，可是他作为义兄时常向外人炫耀的资本。倒不是说如今这可爱的模样不好，只是和从前的仙女相比差别也太大了些。

“说来话长，我的灵珠坏了。”

烈云看向她的脖颈，印象中属于她的赤色灵珠不见了。他原以为那只是单纯的饰

品，没想到竟是封存久微大部分灵力的法器。灵珠被破坏，灵力随之流失，从而影响了她的修为，也难怪她连从前的小仙女模样都变不回来。

“你原来的修为，少说也有一千年，现在看来怕是一半也没有。”烈云拉过久微在一旁坐下，“掐指算算，这个时候你不是早该去天庭报到了吗？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

久未相聚的两兄妹一下子有了说不尽的旧事，那气势高傲的美男子摇身变成憨傻兄长，听义妹讲述这一路来的点滴，时而义愤填膺，时而又心疼地摇摇头。尤其在听到天山被毁时，他不由得心下一紧。

“总之，现在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”烈云抱紧久微，象征性地安抚几下，手却不安分地从她身上偷了颗参果来吃，给自己治疗内伤。曾经的天山一霸舍她其谁？虽然现在的久微灵力变弱，但打起人来丝毫不手软，那一拳打在他肚子上，他的五脏六腑到现在还疼着呢。

“云哥，我听说穆族皇陵有只可怕的守护兽，说的该不会是你吧？”久微打趣道。

烈云立马口是心非道：“那是误会，我不过是图这里财气充沛，在这里安个窝罢了。守护兽一听就是给人看门的，一点儿也不符合我高贵的身份。”

而一直处于状况之外的白慕风，在兄妹俩相认后终于忍不住插上一句：“你就是传闻中那只吃人不吐骨头，形似枸状山犬，还长有六条腿的皇陵守护兽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烈云惊呼道。

白慕风面不改色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传闻穆族皇陵里有一只六足守护兽，外貌像条大型犬，它会把闯入墓陵的盗宝者残忍吃掉，并把玩恶徒们的骨头。”

曾经他随沙虎帮出任务的时候，途经驿站的商队总会把逸闻翻来覆去说个遍，也难怪会令他对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传说充满了好奇。

“还啃骨头？”久微同情地看了眼烈云，终究是憋不住哈哈笑了起来，“虽然云哥的原形确实有点儿像狗，但你这描述实在是……哈哈，逗死我了。”

作为传说中的主角，烈云听了这些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，他觉得自己的仙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不禁恼羞成怒道：“你才六条腿呢，我好歹也是身份尊贵的神兽，你们少把我跟那些低等妖怪相提并论！还吃人把玩骨头，你们当我是狗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传说！”

“云哥，你别气嘛。”久微连忙拍拍他的肩安慰道，“那些传说都是百姓想象出来的，你又何必当真？”

“那你还笑！”云烈完全没有被安慰到的感觉，尤其是那个信口开河的男人，此

时还用一种有待考究的目光打量他，简直太欺负人了。

为了挽回神兽的尊严，他决定变回原形以示清白。

于是，白慕风惊讶地看到一头巨兽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，毛色原本是雪白的，却因偏食金银，也会呈现出亦金亦银的色彩，背上附有一对短小的羽翼，气势上丝毫不输虎豹雄狮。

“怎么样，拜服在我威武的雄姿下了吧？”烈云得意地看向发怔的白慕风，岂料他一句话又把他气得七窍生烟。

“原来是没有六条腿的。”白慕风盯着他背上的那对小翅膀喃喃自语，“倒是挺像一条长有翅膀的大白狗。”而后煞有介事地看向久微，惊喜道：“果真和传言不一样，你的义兄威武许多。”

如果不是他脸上的表情太过认真，烈云会以为他在挖苦自己。

看着走向角落的沮丧身影，久微忙追上去：“你要去哪儿，云哥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们离开皇陵的方法。”

而那只巨大的貔貅则垂下尾巴，嗷呜几声后，以无言抗议一切。

想离开这里？想得美，哼！

就这样，白慕风和久微二人便被困在了皇陵中。他们想方设法地讨好烈云，希望他能早日消气，打开结界让他们离开，然而烈云的小心眼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。

白慕风扶额，有感而发道：“我觉得你的义兄气的应该是我。”

与其说是生他们的气，倒不如说是他单方面被针对。

白慕风能明显感觉到烈云对待他和久微的态度天差地别，在久微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温柔仗义的兄长，而对自己，就只会冷言相向，简直是一只毒舌神兽。

显然，他仍对自己那日的“大白狗”称呼十分介意。

“毕竟有伤云哥自尊，以他那好面子的脾性，还会再闹一段时间的别扭的，你多哄哄他就好了。”久微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心的样子，只顾着为他更换手臂上的药膏，“伤口愈合得很好，脱臼的地方还疼吗？”

白慕风摇了摇头。她用灵参入药，效果比寻常的膏药要显著百倍，被冰矢划伤的地方不过短短数日，就已经愈合得几乎看不见伤口，现在右臂已经能活动自如了。

“你看他那样子，像是能轻易驯服的神兽吗？”在沙虎帮时，白慕风没少驯服野马雄鹰，但这只高傲的貔貅，他可没有自信收服。

久微笑道：“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知道云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。”她狡黠地

眨了眨眼睛，随后朝白慕风丢来一支不知从哪里变出来的硬毛刷，问，“你会刷毛吗？”

“刷毛？”白慕风接过刷子，一脸茫然，但很快，他就反应过来她的用意。

今天，他要亲自伺候神兽大人刷毛。

虽说刷毛是个体力活，但若想把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却是不容易的。毕竟对象是仙界人尽皆知的瑞兽貔貅，而非马棚里的烈马畜牧，稍有不周，就有可能再次惹怒烈云，使得他们离开皇陵之日遥遥无期。

白慕风拿着刷子走进宝库，此时的烈云刚用完膳，还维持着兽身，一见来人是他，立刻龇牙裂齿，满脸都是嫌弃的表情。

饭后刷毛，是烈云的乐趣，自从和久微重逢，这便成了他每日最期待的时刻。

瞧见白慕风手里的刷子，烈云不禁嗤之以鼻道：“不劳白公子费心，我一向不喜欢外人碰我，还是让久微来伺候我吧。”他换了个舒服的睡姿，用巨大的白尾将自己围起来，也防止白慕风进一步靠近。

白慕风敏捷地躲开横扫而来的强风，一把擒住烈云的尾巴，不理睬他的猛烈挣扎，将其牢牢抱住，揶揄道：“放心，神兽大人，我技术很好，以往马厩里的战马都是我亲手刷的，绝对包您满意。”

果不其然，他的一番调侃令烈云顿时爹毛。

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，竟拿马厩里的马匹与我等瑞兽相提并论！”真当他这么容易愚弄吗？这次就算是久微出面说情，他也绝不会放过白慕风！

烈云伸出利爪朝白慕风挥去，想要狠狠地教训他，然而身体一顿，利爪停在了半空。

等等，这种酥软的感觉是怎么回事……

有点点银光从他的身上升起，像春日里纷飞的柳絮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从烈云身上脱落的兽毛。毛刷在尾巴上来回游移，随后沿着背脊一路向上，每刷一回，都会惊起烈云一阵舒服的颤抖。

在一旁静观多时的久微看到此情此景笑眯眯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云哥，慕风梳得比我还要舒服吧？”

可恶，真不想承认这个男人的刷毛技术如此高超，可他的背脊都舒服得快要散架了。

尽管不断晃动的尾巴完全泄露了烈云此时的愉悦心情，可他仍然死要面子，毫不领情。他冷哼一声，将自己的尾巴从白慕风的手里抽回，起身跃上高台假寐起来。

“看来他对我依旧十分厌恶。”话虽如此，白慕风的脸上却无任何气馁之色，甚

至笑了起来，“我本以为把他刷得服服帖帖，他就会稍有退让。”

久微无奈笑了笑，顺手拂去他肩上的毛屑：“你别怪云哥不通情达理，他之所以会对人类如此警惕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”

她取出怀中的貔貅小木牌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云哥有一个妹妹，因为爱上了人类，搭上了瑞兽一生的前途，至今仍在为地府咬财还债，所以他才对人类有偏见。云哥知道我没有飞升成仙时很是担心，怕我像他妹妹一样重蹈覆辙，之所以把我困在这里，也是不想让我掺和人界那些事。”

金砂国内乱已经牵扯到了很多人，若是稀世珍奇的灵参现身，将会掀起轩然大波，烈云并不希望她为此受到伤害。

“所以，你也别跟云哥生气了好不好？”久微知道白慕风这几天受尽了委屈，让他原谅云哥着实有些强人所难，但这两个人都是她极为重视的人，她不愿意看到他们反目。

见白慕风没有说话，久微沮丧地垂下了头。突然，手里的貔貅小木牌被抽走，她看见白慕风饶有兴味地把玩着那块木牌，微笑着看着她。

“你和烈云是怎样认识的？”他轻巧地转移了话题。

白慕风的让步，让久微喜上眉梢，她欢喜地拉过他的手，走到一旁的石几上坐下，颇有一副跟他唠上三天三夜的架势。

白慕风宠溺地注视着久微，只要她开心，又何妨？



三

在久微修炼成仙后的第五百年，她没来由地生了一场大病。

虽说灵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，但天山富有滋养万物的灵气，是它们绝佳的生长地，再加上它们本身就是百毒不侵，寻常病痛对它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。

所以久微毫无预兆地倒下，一时间吓坏了众人，就连见多识广的山神大人也束手无策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速之客突然闯入了天山。

夜里，久微持续高热，她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到山林中有激烈的兵器撞击的声音。她强撑着身子摸黑走出树屋，便看见两道身影在黑夜里缠斗。

白衣男子脚踏金光，一路回避着女子的猛烈攻击，而自己却并没有认真还击的打算。

“烈云，你宁可辞去神职，也不愿娶我？”女子一掌击中他的胸口，使得那叫烈云的男子一个踉跄往后倒退了几步。

“不娶！让我说几遍还是这个答案！”烈云捂住滚热的胸膛，尽管剑尖已经抵至他的下颚，他的态度依旧坚决。

“你要怎样才肯答应？”女子的语气咄咄逼人，但泛红的眼眶暴露了她内心的痛苦，“我云霞就如此配不上你？”

烈云咋了下舌，满脸鄙夷道：“你再死缠烂打，只会让我对你更加厌恶。”

“你！”云霞恼羞成怒，挥剑朝他劈去。

在暗处旁观已久的久微见状，眼疾手快地甩出参须将男子拉了过来，让剑劈了个空。她强忍着喉咙间的不适，制止道：“住……住手！”

云霞瞪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子，质问烈云：“她是谁，你结识的新欢？”

女人真是爱胡思乱想，烈云懒得同她解释，只叹了口气道：“是也好，不是也罢，我对你一点儿意思也没有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这样自降身价，哪有仙女的风范？”

听到“仙女”二字，久微顿时精神起来。

眼前的女子一身薄纱羽衣，仙姿玉貌，缥缈出尘，确实与众不同，既然是天上来的仙女，想必也认识幽冥仙尊吧？

不等她开口询问，仙女就将矛头指向了久微：“哪里来的野山参怪，竟敢跟我抢人？看我不收拾你！”

她说着，一甩长剑朝久微刺来，吓得久微一个激灵变回原形蹿入土中。

云霞扑了空，气得直跺脚：“快给我出来！你这只缩头乌龟！”

而距离她数尺外的身后，有一颗小脑袋从土堆里冒出，朝她咕哝道：“人家才不是什么野山参，明明是百分百纯正的天山灵参，滋补得很哩。仙女怎么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？”

听到如此指控，云霞的怒火一下子蹿了上来，挥起剑就朝她一顿乱劈。

就这样，久微和云霞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，逗得一旁看戏的烈云不禁笑出了声。

渐渐地，久微有些招架不住了，她本就生着病，几个来回便失手被云霞擒住。

云霞得意地揪着小参精，挥剑就要斩她的参须，却被烈云一掌击落手中的剑。

“够了！”烈云责备地看了云霞一眼，随后扶起摇摇欲坠的久微，见她双颊泛红，整个人疲软无力，便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，不仅发现她的额头滚烫无比，还嗅到了混沌的恶臭之息。

见两个人的动作如此亲密，云霞如遭雷击，她就算脸皮再厚，也做不到目睹事实
后仍自欺欺人。

泪水夺眶而出，云霞二话不说便离开了伤心地。

见云霞终于对自己死心，烈云总算卸下了这块心头大石。他万万没有想到云霞会
放弃得这般干脆彻底，大概是误会了他与小灵参的关系吧？

这样一想，他看向久微的目光越发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而此时的久微，因为刚才一番缠斗病情又加重了些，尽管意识逐渐变得模糊，还
是不忘挽留远走的仙女。

“仙女姐姐，别走……我还有事要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，等身体养好了再说，瞧你这副气虚病弱的模样。”烈云实在看不
下去了，干脆将她一把拦腰抱起，朝就近的木屋走去。

烈云凭着瑞兽的资质在仙界声名远播，但他也是少数不服从分配的神祇之一。虽
说这副俊俏的皮囊让他在天庭颇受欢迎，但因个性高傲难驯，难免与其他仙尊发生摩
擦。他更是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仙女们的示爱，辞去仙职，到人界四处游历。

至于途经天山，纯属意外。但烈云的到来对天山众人而言，可谓又是惊又喜，毕
竟貔貅降临之处，必聚有财气，是福气的象征。但是，为何昨夜貔貅大人会与云霞仙
子在此处爆发争吵？这又成了吃瓜群众心中难以解开的八卦之谜。

貔貅生来嗅觉敏锐，能洞悉世间不祥征兆，久微无缘无故病倒其实是因为有一
股恶息在作祟。可从未离开过天山的久微是如何沾染上这股恶息的，连烈云也说不
清楚。

对瑞兽貔貅而言，除去恶息并不困难，他就当作是报答久微帮他摆脱云霞的恩
情。果不其然，卸去缠身的恶息后，久微的病情当日就有了好转，第二天，就恢复了
原先活蹦乱跳的模样。

只是烈云的情况不太好，云霞的那一掌让他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几日来脸色变得
越发苍白。再怎么说明，云霞也是战斗天女，对他出手毫不客气，吃了这一掌，云烈怕
是要休养个十天半月，所以他不得不留在天山休养一段时日。

令他意外的是，知恩图报的久微对他照顾有加，有好几个晚上他辗转难眠，半夜
醒来发现久微守在自己的床边，还一边打盹儿。如此悉心的照料，怕是只有他那傻妹
妹才能做到，烈云顿时感到一阵窝心。而且，她还顾不上自身修为，折损灵参入药，助
他早日恢复内伤。